



DE

XIN

XIANG GU YIYANG JIDANG

我的心像鼓一样激荡

海男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我的心像鼓一样激荡

海男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心像鼓一样激荡/海男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396-5975-6

I. ①我… II. ①海…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1141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选题策划:岑 杰

责任编辑:岑 杰 韩 露

装帧设计: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375 字数:150 千字

版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 001 彝良灾情及地球忧思录
- 017 2003 年初夏的诗
- 035 献给独克宗古城的十四行诗
- 097 2005 年的十二行诗
- 111 夜澜深处逢细雨
- 125 紫风暴
- 133 漫歌：北回归线二十四度以南
- 167 我身体中的原始森林
- 189 时间埋葬了那些我热爱的火
- 211 当我想起这道铭文
- 237 云层如棉絮
- 263 献给江河流域的十四行诗
- 295 我的心像鼓一样激荡

彝良灾情及地球忧思录

彝良

地球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

我不知道地球到底怎么了，它是累了、倦了，还是愤怒了还是再也撑不住人类的欲壑。这一天，在这个九月的日子云依然那样白，在白得晃眼的刹那间，二十一世纪的玻璃和重金属耸入云层，使飞翔中的鸟群四散。啊，亲爱的群鸟的翅膀撞在了尖锐的玻璃柱上。这一天，城市堵在干旱和下水道的汪洋一阵又一阵抽搐令世界的血液系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堵啊，堵塞，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沉疴。在堵塞中，无数人死于心碎这一天，云依然白，在白中裹挟着乌云，一朵朵乌云之下人们在谈论着灾难，每天固有的灾难，从海上过来到达陆地陆地。陆地已被人类的脉络占领，凡是有海上陆地的地方必有挖掘机从轰鸣中而来，那些模拟人类爪心的挖掘机推土机还有火药要移走古老的习俗，要移走古老的城墙要移走我们心灵中的圣地。我们每天都听见海啸上岸啊，陆地上有辽阔的村庄，它的延伸之处是五谷之地神秘的江河原址。那一天，透过那白的云，我们又看见了织物般的乌云，它的灰暗使我透不过气来，我的预感中有一种来历不明的晃动。啊，晃动，整个二十一世纪都在晃动

这是一种灵欲彷徨的姿态，从我们四肢的强烈感态之中
可以感受到地球也在晃动。啊，倾斜的令人眩晕的晃动已来临

2

此时此刻，一只灰色的候鸟拂过窗外，一种不祥让我的水杯落地
终于，透过这云层裹云层的帷幕外，我感觉到了群山的晃动
在离我不远处的滇东北，那苍茫深处的大山之外的大山下
是彝良，这座被诗人陈衍强不断歌吟的县境内，绵延出
英雄和美人的传说。当我感受到彝良在地震时，我首先想到的
就是诗人陈衍强和他的诗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陈衍强诗歌中的
英雄和美人有没有倒下去，还有那些山野间的土坯屋
有没有倒下去，奇异的黄草坝的美丽风光有没有倒下去
还有从陈衍强诗歌中出世的农民的山庄田园有没有倒下去
在昆明，在滇池岸，我一次次感受着这些晃动的消息
它们总是从泥沙中汹涌而来，如同一次次矿难的死亡录
如同高速公路上遇难者的名单，如同空难的残骸
而此刻，滇东北的彝良，我在诗人陈衍强诗歌中看见过的
牧羊人的山冈在晃动，整座城在晃动，九月的稻田在晃动
裹挟在峡谷中的学校在晃动，禽兽们的大地乐园在晃动
酿制苞谷酒的地下酒窖在晃动，架在群山峻岭的电线杆在晃动
祭司们的咒语在晃动，白昼与黑暗的褶皱在晃动，庙宇在晃动

经文诵过的山川在晃动。啊，从开始的晃动到之后的晃动
人类在计数的历程中，创造了非凡的记录史
那些已不再需要使用古老的日晷而铭记的事件
那些已只需触摸屏就可以观看时间舞台的硬件或软件
已在无形之中，摒弃了我们的灵魂。而彝良晃动又让我们
回到了灵魂和肉体的恐惧和搏斗中。为什么会晃动
这当然是地球的晃动，脚底下的晃动，整个灵或肉之下的晃动

3

让我们来面对晃动之境的滇东北彝良，这是九月，地壳运动
开始在这土地上颠覆一切，所遇到颠覆的当然是人类的生活
剧烈晃动之后的地球，意味着什么？从雅典的城堡中，曾传来过
苏格拉底与弟子柏拉图关于人类理想国的对话，为了维护生与死的
真理，苏格拉底在监狱饮鸩而亡。三百多年以后，司马迁为了
实现写一本人类之书的愿望，接受了汉武帝时代的宫刑
这就是人类的故事之一，也是被地球之书卷所记载的历史
这历史曾是多么动人，曾创造过青铜器，创造过万物的根须
在这繁茂的根须之下有草原、盆地、高山，有让我们为之倾心的
母语之下，浩荡的春秋之书。沿着滇东北而去，就是一卷卷
漫天飞舞的云絮，就是装在线装书里的彝良
就是繁花似锦中的中国边疆图卷的一隅。那一刻，石头在晃动

城墙在晃动，彝良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在晃动，民房在晃动
拖拉机在晃动，农民的饭碗在晃动，诗人陈衍强的诗句在晃动
马车在晃动。啊，晃动，电话线在晃动，移动的时光在晃动
之后，是泥石流，我领教过的我的边疆数之不尽的
一场又一场泥石流，它们通常在睡梦中铺天盖地地砸下来
何谓泥石流？这体现出的是通向地质概貌的一个场景
每一物即通向每一景，之后通向的是语词的根须。我早已感到
二十一世纪的根须在松动，这是潜伏之词，许多东西都在深渊中
潜伏，如同地沟油在下水道中潜伏后，被失去良知的庸商所利用
如同身体中血管的暗流涌动中，潜伏着泥沙；如同灵魂中
潜伏着亲密的敌人。山冈上飞跑着动物圈，穿梭出一幅古老的
原始森林图像，我曾猜想着无数世纪的灾难词典，是否有泥石流
于是，我就回到了七世纪前后的边疆，那时候，群山阻碍着群山
春雨中万物盛放，根茎盘桓着根茎，人心激荡着人心
那时候，没有强悍的挖掘机，也没有疯狂的人类野心
那时候，没有泥石流的词汇，因为千山万水均有众神守候

4

之后，是人类之心的敌人来了。当我倾听到遭遇到
地壳运动后的彝良，我们再一次地不得不接受这灾难之告书
这是九月的一天，这是一年中开始秋花之梦的时序

在相隔很长的距离，晃动之后的瓦砾砸了下来，砸了下来
这是地震，二十一世纪已进入全球地震的高潮期
我们在闭着眼睛或睁着眼睛的时候，都能在人造的空中花架下
感受到剧烈的坍塌声后，是撕心裂肺的尖叫
是阴阳相隔的悲恸。之后，是废墟下的遗骸。之后，是停顿
彝良在地震后又遇上了泥石流，那一天，我在路上
我听到了来自滇东北方向的咆哮，这种声响通常来自音律
只有在音律之中有恐怖的巨哮，有四野的震颤
然而，透过灰蓝色的天宇之下人心的迷惘，透过九月之初
我用《易经》卜占星座之乱，透过我脚下的一片水洼和一只塑料袋的
刺耳声，我已感觉到一股巨流铺天盖地地来
就像汉语铺天盖地地揭示了天地荣枯的漫漫物事
那呼啸过彝良城的泥石流，是怎样倾巢而来的
这是一个隶属于控诉之书的地球问题
这是一个越来越沉重的问题，越来越病入膏肓的问题
这是一个令神灵无奈而失去魔咒的问题
这是一个盘桓来又盘桓去的问题
这是一个从腐朽到腐朽的问题
这是一个令眼明清澈者昼夜以后彻底失明的问题

阴晦的开卷之秋色，我心底的满园秋色在哪里
 咆哮后的惊心，是一片瓦砾一片茫茫无际的泥浆
 咆哮后的草木，伤痕累累唯彝良县境一大风景
 咆哮后的白昼之交，密如肌理的灾情汛情覆盖了天苍苍野茫茫
 咆哮后的地貌，像棋局像牙龈痛像盐水浇沉疴像神灵失散
 咆哮后的水路，唯有泥浆再沉浆再用万顷泥浆倾荡而下
 咆哮后的意念，已折断于滚滚巨石而下已折断于深渊下
 咆哮后的田野，失去了九月的秋色，失去了粮仓的丰饶
 咆哮后的泥石流，穿越了整个彝良县境，覆盖住了满园秋色
 泥石流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令整个二十一世纪战栗而忧伤的问题
 这是一个纠结于地球核心的问题。当我用右手覆盖左手的时辰
 天已大亮，黑暗已撤离，地球是一个巨型的载体，在里面
 载满了人类所需要的所有物质，因而，围绕这物质生活
 便衍生了战争，在远古的战场，杀戮一场又一场
 追赶着黄金白银的宝藏，无数人葬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地球同时也造就了梦的漫游，那是被磁石所旋转的玄学和真理
 无数人为了它们而赴汤蹈火。啊，地球是什么
 地球到底是什么？直到我感受到了彝良的地壳运动
 所有人都能在这种运动中感受到这是地震
 这一场又一场的晃动，迫使人类的心脏受挫，迫使天空之鸟逃逸

而人类又应该逃往何处？我再一次地感觉到了人类的原罪
它不是红色的，红色让人血液畅流，在关于红色的档案中
五星红旗是红色的，木棉是红色的，芍药绣球玫瑰是红色的
它也不是蓝色的，蓝色是让人织梦的，在关于蓝色的梦书中
天空是蓝色的，梦中人是蓝色的，江河是碧蓝色的
它也不是紫色的，紫色是让人忧郁的，在关于紫色的长廊上
裙子是紫色的，爱情之夜是紫色的，秘密是紫色的，薰衣草是紫色的
人类的原罪应该是什么色块？褐色还是黑色
尽管如此，我知道褐色是用来制作人类秘诀之卷的
黑色是用来沉溺让人心制造虚舟来飞行于宇宙星空的

6

在向地球索取黄金白银的时代，当一座又一座远古的风中
吹拂下地的神秘之籽，造就了山上的森林
在水生木、木生火的人类生活中，人的践踏声上来了
伐木机开进了原始森林，探矿者将金属钻头插入了厚重的高山
啊，要有多少个地球才够人类的疯狂去采伐、挖掘？
要有多少人死于矿难才会让人类的疯狂锈迹斑斑？
要有多少座森林死于伐木机，死于人类制造的享乐主义
才会让人心浮生出腐烂？那浮于镜子的腐烂沿镜面向外蔓延
那浮于檀香红木家私的腐烂正瓦解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史谱

那浮于保险柜暗锁的腐烂正悄无声息地灭寂着灿烂的芳香

那浮于疯狂和再疯狂的贪婪将断送一批人伟大的锦绣

这就是真理，它永远在前方越过雾霭等待着你

现在，让我们重又回到泥石流中去

重回到那场埋葬十八个中学生和一个村民的泥石流的现场

在之前，我们是否在春天祈雨时预感到了水越来越像眼泪

在之前，我们是否用身体的垂危测试到了不稳定的磁铁的明暗

在之前，我们是否透过不断生锈的肌理感觉到了地球的暗疮

在之前，我们是否一次次地梳理过人间天上的尘土和云彩

在之前，我们是否控制或掐灭过去那些疯狂占有的魔之念头

在之前，水流得越来越慢的时候，也是树木殉难的时候

在之前，推土机剧烈轰鸣的时候，也是岩层遭遇切割术的时候

在之前，满地的契约之书生效时，也是地球被掠夺的时候

在之前，当黑暗中的交易签署，也是大地布满灾难之昭书的时候

在之前，当诸神们云游时，地球之心灵已失散于妙律之外

7

彝良县龙海乡镇河村油房村就是这地球上的一个地名

2012年10月4日8时10分，轰隆声中的泥石流朝着

十八名中学生倾斜而下，再倾斜而下再倾斜而下再倾斜而下

4.5万立方米的滑坡，将淹没十八名学生和一个村民

啊，这个清冽的早晨，我预感到了什么？所有中国公民都沉浸在拥挤不堪的、汗淋淋的旅途，漫长的跨境之旅上涌满了沉重行李箱和护照上的头像，不同的身份证签约着这个地球上最困惑而疲惫不堪的长旅。在国家版图线路上蝗虫似的旅游者们，寻访着前世和今世的荣辱之地寻找着理想主义的乌有之乡。这一天早晨之前是否有人预测过了这场灾难，有当地村民已看见了裂纹尽管如此，这个世间到处是裂纹和暗川，就像二十一世纪之躯体到处是血管堵塞、癌变和阵痛。裂缝对于我们来说已是一顿早餐中的佐料，对那个村民来说，就像看见蛇盘旋而去啊，那尾眼镜蛇沿斜坡而去，很快就模糊了村民的视线地质灾难前的种种信号已经被沉重的生活奴役了这是空前未曾有过的奴役，像一次性使用的纸杯和中国筷子那么快地就变成了垃圾。像人的翼肌飞起来必折断因为中间是水泥钢筋，中间是银行和医院，中间是驯兽的动物园

8

十八个中学生和一个村民遇到了滚滚顺流而下的斜坡遇上了来不及尖叫就湮灭的劫难。松动的地球，因为树木被移到了人造公园而松动，巨大的山体滑坡像愤怒的交响曲已失去了灵魂主宰者，已在劳顿的山河变迁中失明

它们来了，用咒语铺天盖地而下再铺天盖地而下
在风华还未展露的十八名中学生的名册中，我寻找到了钢笔帽
寻找到了泥浆中的两根斩断的辫子、纤长的女孩的腰椎
男孩的腿。女孩们的腰椎正值成长的年景，多年以后
她们将变成追赶蝴蝶的美少女。男孩的腿同样在增加天地之韧性
多年以后，他们将比麋鹿跑得更快。而那个村民他抛下了
秋天的谷穗，抛下了村庄里的菜畦、坛子里的盐和辣椒
十八名中学生和一个村民就这样葬于 4.5 万立方米的滑坡
这样的滑坡还有多少？还有多少裂口等待着滑落
从晴朗天空和黑暗深处的滑落到底有多少区别
有时候是从一面向阳或向阴的山坡跌落下去
像一架演奏中的乐器遇上了厄运而向外跌落
我听到了黑色的乐器们控制不住身心在四分五裂
我看见钢琴在滚动，排箫、长笛栽倒在深沟中，大提琴跌进了峡谷
我看见了那些人类最为古老而悠久的乐器在巨大的震荡中
失去了最悦耳的共鸣后，躺在地球的深处哭泣
有时候是一座山冈在朝下滑落，下面是临山的村落
这样的时刻，仿佛上万匹野马疯狂地奔涌而下
又仿佛是成千上万的幽灵嘶叫而下
桃花村、柳树庄、黑桃堡……这些用树木命名之村庄
刹那间就在滚滚而下的地质灾难中消失
所谓消失，也是一个我们现实中常用的词汇

当银行耸入云层越高的时候，动物圈在消失
无论是湖海里的鱼群还是天上飞的禽鸟还是地上跑的猛兽
都在人类的追杀中消失。这些狂奔飞翔中的生灵
在古老的渊源中，曾被先知们喻为神兽神鸟
当人造的商品耸入世界的豁口时，河流将因改道而萎缩
植物的捕手们来了，因为疯狂和贪婪是二十一世纪最严重的沉疴
当实用主义拜金潮流像炉火般焚化人心时
一首名曲在消失后遇上了媚俗不堪的喧嚣
一座村庄在消失后遇上了黑色的聒噪
一代祖先的宗卷在消失后遇上了一次性使用的魔爪
啊，这是一个消失的时代。滇东北彝良县城的原形风貌将消失
彝良诗人陈衍强书中诗歌隐喻的翅膀将消失
十八个中学生和一个村民的锦绣年华将消失

9

我又睁开了双眼，满眼是破碎中的秋色
满眼是移动的秋枝的凋零。再过去，就是滇东北彝良
从九月到十月，我的心一阵惊悚再紧接着一阵惊悚
之后仍是惊悚一幕紧裹一幕。就像我一生中在窗外总能看见的
紫薇树在秋瑟中的凋零，观望那树中紫色花冠顶的时间
曾消磨尽了我一生中最漫长的时光，此刻，在窗外